

花言俏语

生命宛如幽静长河

一切给人安静之感，安安静静地演戏，安安静静地生活，甚至连生病和去世，也是安安静静的，连亲友和观众的悼念，也给人不事声张之感，尽管有人说，她获得的哀荣让人惊讶，但一个人的处世为人风格，会深切地影响到别人和TA发生联系时的风格，这些赞誉和纪念，都是自发的，发自内心的，点点滴滴的，而不是在演艺圈见惯的那种荣耀和盛大。

一切却又给人生命澎湃之感，生命存在感，生命涌动感，生命流逝感，小保姆、郑秀岳、李云芳、宋雨、初九凤、柴嫂、孙晓丹、安蓉蓉、吴佳妮、陶慧，每个角色，个个鲜明，个个沉潜，不是弄潮儿，不是传奇，是生活和生命的骨肉血液，为那些可信或者不可信的故事，灌注最可信的部分，给文字勾画出来的纸上皮囊，灌一口生人气。有了她温婉而笃定的笑容和话语，有她不失分寸的犀利，那些角色就有了血肉，故事就可以落地，导演就可以放心，摄影组和灯光组就知道自己可以按时收工，观众就可以在可信与不可信之间，在传奇和不是传奇之间，稍稍感到亲切，稍稍喘口气。

这是朱媛媛的魅力。这种魅力，在过去的那个年代，其实一直被我们视若平常，因为，那个时代大致如此，青砖铺地的房子，油漆剥落的窗子，小院或者胡同里共用的水龙头，春节快来的时候的水仙花，雪后寂寥的城市里，零星的鞭炮声，公共汽车窗外的绿

树叶子，夜晚回家的时候，街道两边的楼房窗户透出的灯火。在这样你知我知的背景上，她和她扮演的角色，和其他的角色一起，讲一些生活里的琐事，为分房子、工作、花钱、孩子上学的事情苦恼，也享受着家人朋友在一起的人情之美，细水长流的幸福，不惊不乍的人间四季。

这种人情之美，在今天看来，不那么光滑和无懈可击，而是和狭小的房屋，不够精致的食物，无法言说也无法发散的龃龉捆绑在一起，但这种人情之美，又确实无比坚实，无比绵长，一家人聚在一起，说话、争吵，互相给予安慰，像一起在织一块布，这块布料有经纬，能织出什么图案，能织出多大的一块布，能派上什么用场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。他们对他们的生活，有一种绵长和淡然的笃定。他们敢于说“明天”“明年”，敢于用十年二十年做约定。其实这种生活，对他们来说，也是个新事物，但他们就是敢于做出熟络的样子，好像已经这样过了几百年几千年。

那些以“咱爸咱妈”“大姐二姐”“平平明明”作为称谓开始的句子，那些“今天吃什么”“把昨天的菜热一热”“车修好没修好”“明天你去接孩子”的台词，有一种奇异的魅力，既呈示着生活的波澜不惊，也掀开了生命的壮阔和细密的坚实的质地。她和她演的角色，她和她替角色说出的话语，她利落地系上围裙，她撩动落到额头上的头发，她不小心听到别人说的话时流露出的失落，她沉浸在幸福

中时欣悦的表情，一切一切，像海绵和海绵里的水，像墙壁上静静摆动的时钟，像日光移动时的树影，像两岸杂草和绿树间的幽静长河。

最难得的是，她和她的角色高度一致，她的生活，她的工作，她和中戏同学们的友谊，她和辛柏青的婚姻，她处理自己疾病的方式，她在疾病的最后阶段仍然坚持工作，所有这些，都不让人意外，她演过那么多平和的、隐忍的、耐心的角色，必然是因为，她和这些角色有一致之处，能和“她们”高度共情，才能和她们身魂合一。所以，“一个时代的终结”尽管已经说过很多次，但之前的每次终结，都像是远处的星光明灭，其中“与我有关”的元素也很多，多半和艺术成就有关，到了她这里，这个时代的终结，就像是现实中一个时代的终结。

那个懂得欣赏生命各种姿态，懂得经营人情之美的，细水长流的，不疾不徐，一切还来得及的时代的终结。一个大起大落，明亮鲜艳，毫无瑕疵，“卷生卷死”，动辄就“活不到第二集”的时代的开始，一些有生命体征，但却没有生命感的机器登场，量化，迭代，都以指数级别进行。李云芳和初九凤，和赋予她们身躯的朱媛媛微笑远去。

韩松露

作家

早闻狄声

《人生若如初见》：冒险与新鲜

五月开播的《人生若如初见》，比想象中回味绵长。

在基于历史事件与革命人物的半虚构创作中，一群身份各异、理念不同的青年们的人生图景缓缓展开。从青涩懵懂到迷茫求索、痛苦挣扎，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，不断寻觅方向，有的注定失败，有的涅槃重生。那些交错的选择、必然的陌路，以小见大地验证了时代发展的必然，也将历史书上的寥寥数语变得更加直观。

出身清宗室的梁乡，无疑是极具悲剧性的人物——悲剧，却绝不值得同情。这个落魄的“贵胄”，以强烈的自尊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，但无论是在东京求学时期或是回国试图一展身手的阶段，思维的固化、傲慢的心态，注定了他脚步飘忽，事事徒劳。

不得不说，从梁乡的视角开始讲述这个故事，既冒险又新鲜。它违背了观众长久的

观看习惯，却也利用了那种将“第一视角”视为正确的潜意识，并直截了当地戳破了有关这个人物的一切幻觉：别以为这充满朝气的青年是“清流”或“希望”，他的溃败早有预兆；他的失意恰恰证明，腐朽的王朝终将覆灭。

起初懵懂离家、被浪漫裹挟的少女谢菽红，则有一种哀而不伤的力量。剧本并不避讳她初时的天真，也认真书写她在经历阵痛、被迫成熟后，身上那份不曾改变的柔软与坚韧。但偏偏是这样一个看似“反女主叙事”的人物，在一次次的磨难中，爆发出强韧的生命力。

所以观众看得到，这个单薄的大家闺秀，如何一手一脚地养活自己，如何一毫一厘地支持革命。带领她走上革命之路的吴天白笑话过她是“小地方的毛丫头”，无法理解“革命者的理想浪漫”，自负的梁乡也质疑过她懂不懂何谓“改良”何谓“立宪”，只有她自己清清

楚楚地知道，理想不是谈出来的，世界再乱，也要生生不息地活下去，保持清醒，脚踏实地。无论如何，她都有打不倒的意志，从跟随者逐渐成长为创造者。

当然，《人生若如初见》的群像也是好看的：赤诚的杨凯之，极端的吴天白，沉稳的宋葆荃，儒雅的杨一帆……时代夹缝中的众生相，丰富厚重，却又层次多样。在那些具体的、生动的人生故事中，观众能一点一滴地品出安稳生活的来之不易，看到历史大潮的势不可挡，也感受到几代人在黎明前的黑暗中、试图找寻出路的痛楚。他们的挫折、困惑、痛苦与求索，最终在艺术化的表达中，提供了一份超越时间、打动人心的蓬勃力量。

早闻狄声

媒体人

钱眼识人

“折”的不仅仅是腰

作为一个看“古偶”剧经验匮乏的人，最近因为院线电影的匮乏而追起剧来，《折腰》居然看进去了，并且觉得有一些地方颇有趣味，算是意外的收获。

从故事类型来说，很多人觉得它是甜宠或者权谋，我不这样认为。我觉得它真正撬动观影趣味，应该是两种类型。首先是深藏色男女相处之道的感情片，就我目前看到的进度来讲，它并非梁祝，或者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种经典的浪漫桥段，男女主角双方一开始就是势均力敌，智识、家世都是障眼法，他们互相吸引对方的内核就是作为一个人的皮相、肉身与荷尔蒙，故事的核动力就在于他们成为夫妻之后，如何突破大防而两情相悦，这是观众最想看到的，在此之前一波三折，撩拨想象，古代军事也好，家族恩怨也好都是炎烤的，重口味调料。不少评论说男主角魏劭“丑”，我觉得这才是按照很多“古偶”套路去要求，男主角当然不够唇红齿白，但是他是真正从成人情感世界里走出来的，演员被吐槽像“大老鼠”，这让我很快就联想到张爱玲小说《色，戒》里的易先生，书里说他“鼠相主

贵”，除了指权势，结合故事也有强欲望的暗示。我们平常会问为何美女配野兽，其实就指双方的角斗张力，弱的未必弱，强的未必强，总而言之就是跃跃欲试，引而不发的氛围感。很多年前，我看第一部国产电影《秦颂》，葛优在片中扮演乐人高渐离，这可能是他最有男性魅力的一次演出吧，他直接让双腿瘫痪的公主激动地站起来，这个剧情放在今天多半会被质疑悬浮，但结合电影隐喻的表达，本质上就在说艺术或权利真的是让男性觉得无所不能的药剂，当然最后还是虚妄、短暂的春梦，《折腰》是放大了梦中绮丽的部分。

该剧还符合一个类型，就是解构历史掌故的喜剧。有一场戏的间离效果细细琢磨起来非常好笑，女君被拦在城外，狂风骤雨，李雪琴扮演的侍女去哀求男君的下属救人，如果是郑晓龙拍甄嬛的经验，求人的侍女应该也是个见犹怜且刚毅的美人，譬如流朱，但偏偏是李雪琴这样的天赋喜剧人，我觉得导演不会不懂，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去反讽苦情戏，让观众能够抽离出来去调侃。后面的剧情也证明，女君几轮咳嗽就是为了

拿捏男君，达到她为家族谋利的目的。在目前的剧情里，但凡那种开端朝着煽情的戏，十之八九很快就被消解掉了，这不是喜剧是什么。这样的小招式还很多，有一个配角叫“比彘”，大胆翻译一下就是“比猪”，但就是这样的人莫名其妙被推到将军的位置，连大乔的眼神都有些意味，几秒里流转的信息是，你也配？你配！这部剧就是拿三国开玩笑，曹操的头疼，枕边放兵器的典故用上了，大小乔出现，诸葛亮的羽扇也出现了，洛神甄宓也有投射等等，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好笑的。

《折腰》也不是没有缺点，为了放大角色的工具性而牺牲在古装情景里的逻辑，据说还背离了原著小说不少设定，但它目前成为爆款是有一些小聪明的招式，把观众当成成年人，传递插嘴、默契的笑点，加上演员表演入戏后的稳定、充分，竟然有越看越上头的娱乐效果，“折腰”一词本来指的就是眉眼如风，你来我往的心照不宣。

钱德勤

媒体人

情人看剑

爱要怎么说出口

今年的国产电影《不说话的爱》可能还有过另外一些片名备选，比如《无言的爱》或《情深说话未曾讲》，分别是巫启贤与黎明的老歌。其实这些片名大差不差，对于这样一部听障题材的电影来说，都很合适。不过，“不说话”三个字似又暗含一些玄机——并非是因为生理缺陷没法讲话，而像是主观上选择不开口。要么另有隐情，类似于周杰伦唱的，“就是开不了口让她知道”，要么是真爱无需语言，情义两心自知，也只有电影里的那对父女，才有这样的默契。

近些年残障题材影片陆续出过不少，从《推拿》《宝贝儿》《小小的我》到近期的《独一无二》，主人公多是传统意义上的浮世畸零人，从生理到心理，方方面面都是。这让他们的故事一开始就被罩上一层悲情色彩，然后是在崎岖里看阳光，尘埃里开花朵，夹杂温情、励志、救赎、成长等元素。观众自从踏进影院的那一刻起，观影情绪已被先行定调，手帕和纸巾都带好了吗，预备好要泪奔一回。看这类影片，有这样的反应，才能算宾主尽欢，终得圆满。

“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”，《不说话的爱》未能免俗，必得按照这些套路来，不能有意外事故旁枝斜逸，让观众期待落差。乍看电影里张艺兴饰演的聋人父亲小马，含辛茹苦一人带大女儿，总会让人想起银幕上那些底层父亲形象，比如《寻子遇仙记》里的卓别林、《当幸福来敲门》的威尔·史密斯，以及华语电影里的此类父亲，《父子》里的郭富城、《长江七号》里的周星驰等等，每一个父亲的境况，没有最惨，只有更惨。聋人生存固然艰难，但生而为人，谁人不苦，所以电影里的小马到底该怎样才能让观众共情，乃至同掬一把泪呢。

电影给出的一种可能，也相当极端：小马被一个专门利用聋人犯罪的团伙盯上了，为了女儿的学费、争夺抚养权的律师费，他不惜铤而走险，走上撞车骗保的犯罪之路。这是拿肉身与生命去搏一把的险招，甚至可以说是亡命之徒才会有举动，稍有不慎，女儿便会没了父亲。为了成全这样一个极富牺牲精神的父亲形象，小马不得不当一个武夫，看去壮烈，实则鲁莽。

拯救整个故事的，却是女儿木木视角的那些讲述。“不说话的爱”，其实更是说来自女儿对父亲的爱。在童年时期，女儿是父亲及聋人朋友与外界的桥梁，他们养育了她，也离不开她。在电影里，女儿两次闭口不讲话，切断与世界的联系，第一次是被送去上学时，她不愿告别那个聋人世界，另一次是发现父亲的罪行后，她以离开的方式确保父亲不再为她铤而走险。这些时候的她，显示出超越年龄的成熟，那份爱，不言自明。

多年后女儿长大成人，向人描述聋人时说，“他们安静地表达爱的方式，很容易被这个热闹的世界忽略。”故事的重点，便落在聋人世界如何让一位女性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如何去表达爱。她最终成为一位手语翻译。

长风新
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